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注疏卷十九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謄録貢生臣黄嵩齡

# 論語注疏卷九

魏何晏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疏

## 子罕第九

音義凡三十一章　皇三十章　疏正義曰此篇皆論孔子之德行也故以次泰伯堯禹之至德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注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音義罕呼旱反希也　疏正義曰此章論孔子希言難及之事也罕希也與及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

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以其利命仁三者常人寡能及之故罕言也注罕者至盛也○正義曰釋詁云希罕也轉互相訓故罕得為希也云利者義之和也者乾卦文言文也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此云利者謂君子利益萬物使物各得其宜是以和合於義法天之利也云命者天之命也者謂天所命生人者也天本無體亦無言語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窮通夭壽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之命也云仁者行之盛也者仁者愛人以及物是善行之中最盛者也以此三者中知以下寡能及知故孔子希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注鄭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

乎吾執御矣注鄭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甲也疏正義曰此章論孔子道藝該博也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者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者孔子聞人美之承之以謙故告謂門弟子曰我於六藝之中何所執守乎但能執御乎執射乎乎者疑而未定之辭又復謙指云吾執御矣以為人僕御是六藝之甲者孔子欲名六藝之甲故云吾執御矣謙之甚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注孔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拜

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注王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音義純順倫反絲也鄭作側基反黑繒也易以豉反疏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從恭儉也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者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故云麻冕禮也今也謂當孔子時純絲也絲易成故云純儉用絲雖不合禮以其儉易故孔子從之也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者禮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拜是禮也今時之臣皆拜於上長驕泰也孔子以其驕泰則不孫故違衆而從下拜之禮也下拜禮之恭故也注孔曰至為之〇正義曰云冕緇布冠也者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冕得為緇布冠也士冠禮曰陳服緇布冠頍項青組纓屬于頍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大

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云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者鄭注喪服云布八十縷為升注王曰至成禮○正義曰云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者案燕禮君燕卿大夫之禮也其禮云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皆是臣之與君行禮下拜然後升成禮也

子絶四毋意注以道為度故不任意毋必注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固注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毋

我注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音義毋音無下同意如字或於力反非萃在醉反聚也疏正義曰此章論孔子絶去四事與常人異也毋不也我身也常人師心徇惑自任已意孔子以道為度故不任意常人行藏不能隨時用舍好自專必惟孔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專必也常人之情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好堅固其所行也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不固行也人多制作自異以擅其身孔子則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衆萃聚和光同塵而不自異故不有其身也

子畏於匡注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為陽虎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顔剋時又與虎俱行後剋為夫子御至

於匡匡人相與共識䘮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注孔曰兹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注孔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注馬曰其如予何者猶言柰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柰我何言其不能違天以害已也音義顔䘮

諸書或作顏亥爲夫之爲于偽反見賢遍反喪息浪反得與之與音預傳直專反

疏正義曰此章記孔子知天命也子畏於匡者謂匡人以兵圍孔子記者以衆情言之故云子畏於匡其實孔子無所畏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者孔子以弟子等畏懼故以此言諭之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豈不見在我此身乎言其文見在我此身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者後死者孔子自謂也以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已為後死者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與知之今既使我知之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者如予何猶言柰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其欲柰我何言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已也注包曰至圍之○正義曰此注皆約世家述其畏匡之由也案世家云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剋為僕以策指之曰昔日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

貌類陽虎拘焉五日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已下文與此正同是其事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注孔曰大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注孔曰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注包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音義大音泰鄭云是吳大宰嚭與音餘縱子用反少詩照反注同

疏正義曰此章論孔子多小藝也大宰問於

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者大宰大夫官名大宰之意以為聖人當務大忽小今夫子既曰聖者與又何其多能小藝乎以為疑故問於子貢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者將大也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者孔子聞大宰疑己多能非聖故云知我乎謙謙之意也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者又說以多能之由也言我自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也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者又言聖人君子當多能乎哉言君子固不當多能也今已多能則為非聖所以為謙謙也注孔曰至分也○正義曰云大宰大夫官名者案周禮大宰六卿之長卿即上大夫也故云大夫官名也云或吳或宋未可分也者以當時惟吳宋二國上大夫稱大宰諸國雖有大宰非上大夫故云或吳或宋未可分也鄭云是吳大宰嚭也以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又子貢嘗適吳故鄭以為是吳大宰嚭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注鄭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伎藝音義牢力刀反鄭云弟子子牢也家語有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史記無文伎其綺反　疏正義曰此章論孔子多伎藝之由但與前章異時而語故分之牢弟子琴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於時故多能伎藝注牢弟子子牢也○正義曰家語弟子篇云琴牢衛人也字子開一字張此云弟子子牢當是耳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注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注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

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音義空空如字鄭或作悾悾同音空叩音口發動也兩端如字孔云終始也鄭云末也語魚據反為于偽反 疏 正義曰此章言孔子教人必盡其誠也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知者意之所知也孔子言我有意之所知不盡以教人乎哉無之也常人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者此舉無知而誠盡之事也空空虛心也叩發動也兩端終始也言設有鄙賤之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告語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言我教鄙夫尚竭盡所知況知禮義之弟子乎明無愛惜乎其意之所知也注知者至誠盡○正義曰云知者知意之知也者知意之知猶意言意之所知也云知者言未必盡者言他人之知者言之以教人未必竭盡所知謂多所愛惜也云今我誠盡者謂孔子言今我教人實盡其意

之所知無愛惜也故云無知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注孔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音義出如字舊尺遂反注同夫音符瑞時恚反疏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傷時無明君也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則時無聖人也故歎曰吾已矣夫傷不得見也

注孔曰至是也○正義曰云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者禮器云升中於天而鳳皇降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鳳皇來天老曰鳳象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丹穴見則天下大安寧鄭玄以為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説龍

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孔安國以為河圖即八卦是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注包曰冕者冠也大夫之服瞽盲也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注包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音義齊音咨衰七雷反冕音免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為絻今從古鄉黨篇亦然瞽音古盲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齊衰周親之喪服也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冕冠也大夫之服也瞽盲也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者作起也趨疾行也言夫子見此三種之人雖少坐則必起行則

必趨

顔淵喟然歎曰注喟歎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注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注言恍惚不可為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注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有次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注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雖

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音義 喟苦位反又苦怪反

鑽子官反循音巡罷皮買反又皮巴反又音皮卓陟角反鄭云絕望之辭 疏正義曰此章美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者喟歎聲也彌益也顏淵喟然發嘆言夫子之道高堅不可窮盡恍惚不可為形象故仰而求之則益高鑽研求之則益堅瞻之似若在前忽然又復在後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者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以此道教人循循然有次序可謂善進勸人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者末無也言夫子既開博我以文章又節約我以禮節使我欲罷止而不能已竭盡我才矣其夫子更有所創立則又卓然絕異已雖欲從之無由得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尤不能及夫子之所立也

子疾病注包曰疾甚曰病子路使門入為臣注鄭曰孔子嘗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注孔曰少差曰間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注馬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於弟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注孔曰君臣禮葬予死於道路乎注馬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

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音義病間如字差初賣反詐側嫁反 疏正義曰此章言孔子不欺也子疾病者疾甚曰病子路使門人為臣者以孔子嘗為魯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家臣之禮以夫子為大夫官也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者少差曰間當其疾甚時子路以門人為臣夫子不知及病少差知之乃責之言子路久有是欺詐之心非今日也故云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者言我既去大夫是無臣也女使門人為臣是無臣而為有臣如此行詐人盡知之是人不可欺故云吾誰欺既人不可欺乃欲遠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者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言就使我有臣且我與其死於臣之手寧如死於其弟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者大葬謂君臣禮葬言且就使我縱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言必不至死於道路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注馬曰韞藏也匵匵也謂藏諸匵中沽賣也得善賈寧肯賣之邪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注包曰沽之哉不衒賣之辭我居而待賈音義韞紆粉反馬云藏也鄭云裹也匵本又作櫝徒木反馬云匵也鄭同賈音嫁一音古沽音姑賣也下同匵求位反衒古縣字一音玄遍反疏正義曰此章言孔子藏德待用也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者子貢欲觀孔子聖德藏用何如故託玉以諮問也韞藏也匵匵也諸之也沽賣也言人有美玉於此藏在匵中而藏之若求得善貴之賈寧肯賣之邪君子於玉比德子貢之意言夫子有美德而懷藏之若人虗心盡禮求之夫子肯與之乎子曰沽之哉沽之哉

我待賈者也者孔子荅言我賣之哉不衒賣之辭雖不衒賣我居而待賈言有人虛心盡禮以求我道我即與之而不吝也

子欲居九夷注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注馬曰君子所居則化

音義九夷馬云東方之夷有九種種章勇反　疏正義曰此章論孔子疾中國無明君也子欲居九夷者東方之夷有九種孔子以時無明君故欲居東夷或曰陋如之何者或人謂孔子言東夷僻陋無禮如何可居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者孔子荅或人言君子所居則化使有禮義故云何陋之有注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正義云案東夷傳云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一曰玄菟二

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注鄭曰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疏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言正廢樂之事也孔子以定十四年去魯應聘諸國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注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正義曰案左傳哀十一年冬衛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簠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杜注云於是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注馬曰困亂也音義困馬云亂也 疏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言忠順孝悌哀喪慎酒之事也困亂也言出仕朝廷則盡其忠順以事公卿也入居私門則盡其孝悌以事父兄也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力以從禮也未甞為酒亂其性也他人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故曰何有於我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注包曰逝往也言凡往也者如川之流音義夫音符下章有矣夫並同舍音捨 疏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感歎時事既往不可追復也逝往也夫子因在川水之上見川水之流迅速且不可追復故感之而興歎

言凡時事往者如此川之流夫不以晝夜而有舍止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注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發此言音義好呼報反下同疏正義曰此章孔子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注包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注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而

與之音義簣求位反土籠也籠魯東反中丁仲反又如字覆芳服反注同 疏正義曰此章孔子勸人進於道德也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者簣土籠也言人之學道垂成而止前功雖多吾不與也譬如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吾止而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者言人進德脩業功雖未多而強學不息則吾與之也譬如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故吾則往而與之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注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音義語魚據反惰徒臥反與音餘解音蟹下同

疏正義曰此章美顏回也惰謂懈惰也言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惰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惰者其

惟顏回也與顏回解故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注包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疏正義曰此章以顏回早死孔子於後歎息之也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注孔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疏正義曰此章亦以顏回早卒孔子痛惜之爲之作譬也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注後生謂年少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音義焉知之焉於虔反

疏正義曰此章勸學也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者後生謂年少也言年少之人足以積學成德誠可畏也安知將來者之道德不如我今日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者言年少時不能積學成德至於四十五十而令名無聞雖欲强學終無成德故不足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注孔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之乃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説乎繹之為貴注馬曰巽恭也謂恭孫謹敬之言聞之無不説者能尋繹行之乃為貴説而不繹從而

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音義語魚據反巽音遜說音悅注及下同繹音亦馬云尋繹也鄭云陳也疏正義曰此章貴行也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者謂人有過以禮法正道之言告語之當時口無不順從之者口雖服從未足為貴能必自改之乃為貴耳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者巽恭也繹尋繹也謂以恭孫謹敬之言教與之當時聞之無不喜說者雖聞之喜說未足為貴必能尋繹其言行之乃為貴也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者謂口雖說從而行不尋繹追改疾夫形服而心不化故云末如之何猶言不可柰何也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注慎所主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為益音義毋音無憚徒旦反疏正義曰此章戒人忠信改

過也主猶親也憚猶難也言凡所親狎皆須有忠信者也無得以忠信不如己者為友也苟有其過無難於改也學而篇已有此文記者異人故重出之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注孔曰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音義帥色類反將子匠反疏正義曰此章言人守志不移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帥謂將也匹夫謂庶人也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士大夫已上有妾媵庶人賤但夫婦相匹配而已故曰匹夫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注

孔曰縕枲著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注馬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疾貪惡忮害之詩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注馬曰臧善也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為善音義衣於既反下同縕紆粉反鄭云枲也袍蒲刀反貉戶洛反依字當作貈與音餘枲絲里反著竹呂反忮之豉反馬云害也書云狠也韋昭漢書音義音洎臧作郎反復扶又反疏正義曰此章善仲由也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者縕枲著也縕袍衣之賤者狐貉裘之貴者常人之情著破敗之縕袍與著狐貉之裘者並立則皆慙恥而能不恥者其唯仲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者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言仲由不忮害不貪求

何用為不善此詩邶風雄雉之篇疾貪惡忮害之詩也孔子言之以善子路也子路終身誦之者子路以夫子善已故常稱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者孔子見子路誦之不止懼其伐善故抑之言人行尚復有美於是者此何足以為善注孔曰縕枲著○正義曰玉藻云纊為繭縕為袍鄭玄云衣者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緜縕謂今纊及舊絮也然則今云枲著者雜用枲麻以著袍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注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栢不彫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脩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音義彫丁條反依字當作凋別彼列

反治直 疏正義曰此章喻君子也大寒之歲衆木皆死吏反

然後知松栢不彫傷若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脩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

子曰知者不惑注包曰不惑亂仁者不憂注孔曰無憂患勇者不懼音義知音智 疏正義曰此章言知者明於事故不惑亂仁者知命故無憂患勇者果敢故不恐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注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注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注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

其輕重之極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注逸詩也唐棣栘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自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注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為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見矣音義棣大計反字林大內反偏音篇未音味或作末者非夫音符注同一讀以夫字屬上句疏正義曰此章論權道也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適之也言人雖可與共學所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正

道故未可與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者言人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故未可與也可與立未可與權者言人雖能有所立未必能隨時變通權量其輕重之極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者此逸詩也唐棣移也其華偏然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亦先反常而後至於大順也豈不爾思者言誠思爾也誠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喻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者言夫思者當思其反常若不思其反所以為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爾儻能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記者雖與詩言相亂故重言子曰也注唐棣移也○正義曰釋木文也舍人曰唐棣一名移郭璞曰似白楊江東呼夫移詩召南云唐棣之華陸機云與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

論語注疏卷九

論語注疏卷九考證

麻冕注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疏鄭注云八十縷為升○臣宗楷按纂疏云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語錄云古尺一幅只濶二尺二寸古尺短於今尺若盡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濶不止二尺二寸方得金履祥曰古尺僅當今尺五寸五分弱其二千四百縷雖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況麻質粗又非可甚細者注疏疑誤又一說八十縷為升升當作登登

成也於義為愜

吾自衛反魯章雅頌各得其所○臣齊𤼵按宋葉夢得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為周德之衰大雅為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為首而武次之賚為第三桓為第六以所作為先後以此考之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作為先後者詩未删之序也論政事之㢮興而以所陳為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為先後者删詩之序

也

唐棣注移也〇臣宗萬按朱子或問云召南作唐棣小雅作常棣無作棠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棣常棣棣移則常棣唐棣自是兩物

論語注疏卷九考證

論語注疏卷十

魏何晏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疏

鄉黨第十音義凡一章　疏正義曰此篇惟記孔子在魯國鄉黨中言行故分之以次前篇也此篇雖曰一章其間事義亦以類相從今各依文解之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注王曰恂恂溫恭之貌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注鄭曰便便辯也雖辯而敬謹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注孔曰侃侃和

樂之貌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注孔曰誾誾中正之貌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注馬曰君在視朝也踧踖恭

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音義恂音荀又音旬溫恭之貌朝直遥反篇内

不出者同廷徒寧反又徒佞反便婢緜反辯也侃苦旦反樂音洛誾魚巾反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踧踖恭和貌

與與之與音餘中丁仲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記言語及趨朝之禮容也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恂溫恭之貌言孔子在於鄉黨中與故舊相接常溫和恭敬恂恂然如似不能言語者道其謙恭之甚也凡

言如也者皆謂如此義也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者便便辯也宗廟行禮之處朝廷布政之所當詳問

極言故辯治也雖辯而唯謹敬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者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

之貌下大夫稍卑故與之言可以和樂上大夫卿也爵位既尊故與之言常執中正不敢和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者君在謂視朝時也踧踖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既當君在之所故恭敬使威儀中適不敢憪情也

君召使擯注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賔客使迎之色勃如也注孔曰必變色足躩如也注包曰足躩盤辟貌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注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注孔曰言端好賔退必復命曰賔不顧矣注鄭曰復命白

君賓已去矣音義擯必刃反本又作儐亦作賓皆同勃步忽反躩驅碧反盤辟貌盤步干反字又作磐辟婢亦反襜赤占反俛音免疏正義曰此一節言君召孔子使為擯之禮也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者勃然變色也足躩盤辟貌既傳君命以接賓故必變色而加肅敬也足容盤辟躩然不敢懈慢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者謂交擯傳命時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者謂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之張翼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者謂賓禮畢上擯送賓出反告白君賓已去矣不反顧也注鄭曰至如也○正義曰云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者謂傳擯時也案諸侯自相為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三人

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竝用强半之數也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軏北嚮而立鄭注考工記云軏轂末也其侯伯立當前疾胡下子男立當衡注衡謂車軛其君當軫而九介立在君之北邐迤西北竝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闑東南西嚮立擯在主人之南邐迤東南立竝西嚮也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傍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來詣已恐為他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次擯次擯繼傳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答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知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職文又知傳辭拜迎賓前至門者司儀職文其傳辭司儀之交擯也其列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文若諸侯使卿大夫相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

卿大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鄭注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擯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闑西北嚮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之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之使三介而去門三十步上擯出闑外闑東南西嚮陳介西北東面遞進如君自相見也而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内後乃相與入也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若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法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依秋也以為擯之禮依次傳命故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

一仰使衣前後襜如也注鄭曰復命白君賓已去矣○正義曰案聘禮行聘享私覿禮畢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鄭注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注孔曰斂身立不中門行不履閾注孔曰閾門限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注包曰過君之空位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注孔曰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注孔曰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注孔曰沒盡也下盡階

復其位踧踖如也注孔曰來時所過位音義鞠九六反閾于逼反一音況逼反門限也齊音資裳下也注同摳苦侯反逞勑井反怡以之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記孔子趨朝之禮容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者公君也鞠曲斂也躬身也君門雖大斂身如狹小不容受其身也立不中門者中門謂棖闑之中央君門中央有闑兩旁有棖棖謂之門梐棖闑之中是尊者所立處故人臣不得當之而立也行不履閾者履踐也閾門限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為不敬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者過位過君之空位也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君雖不在此位人臣過之宜敬故勃然變色足盤辟而為敬也其言似不足者下氣怡聲如似不足者也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將升堂時以兩手當裳前提挈裳使起恐衣長轉足躡履之仍復曲斂其身以至

君所則屏藏其氣似無氣息者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者以先時屏氣出下階一級則舒氣故解其顏色怡怡然和悅也沒階趨進翼如也者沒盡也下盡階則疾趨而出張拱端好如鳥之舒翼也復其位踧踖如也者復至其來時所過之位則又踧踖恭敬也注閾門限○正義曰釋宮云柣謂之閾孫炎云閾門限也經傳諸注皆以閾為門限為內外之限約也注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正義曰曲禮云兩手摳衣去齊尺鄭注云齊謂裳下緝也然則衣謂裳也對文則上曰衣下曰裳散則可通故此云摳衣摳提挈也謂提挈裳前使去地一尺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 注包曰為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

蹜蹜如有循注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戰色敬也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享禮有容色注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私覿愉愉如也注鄭曰覿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

音義 勝音升為于偽反使所吏反上時掌反又如字注同下魯讀下為趨今從古蹜色六反授玉一本作受玉踵章勇反享許丈反注同覿直歷反見也注同愉羊朱反見賢遍反下同

疏 正義曰此一節記為君使聘問鄰國之禮容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者言執持君之圭以聘鄰國而鞠躬如不能勝舉慎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者上謂授玉時宜敬故如揖也下謂既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如授時不敢忘禮也勃如戰色足蹜

踖如有循者亦謂執圭行聘時戰栗其顏色敬也足則舉前曳踵而行踖踖如有所循也享禮有容色者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聘時執圭致命故勃如戰色至行享時則稍許有容色不復戰栗私覿愉愉如也者覿見也愉愉顏色和也謂既享乃以私禮見故顏色愉愉然和悅也注包曰至之圭○正義曰云為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者案聘禮云賓襲執圭致命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是其事也凡執玉之禮大宗伯云公執桓圭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故玉人云命圭九寸公守之是也宗伯又云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注云蓋皆象以人形為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故玉人云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江南儒者解云直者為信其文縟細曲者為躬其文麤略義或然也宗伯又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云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不執圭者未成

國也蓋琢為穀稼及蒲葦之文蓋皆徑五寸故大行人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寸是也凡圭廣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瑗寸半知者聘禮記丈其璧則内有孔外有肉其孔謂之好故爾雅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此謂諸侯所執圭璧皆朝於王及相朝所用也故典瑞前既陳王則云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也其公侯伯朝后皆用璋知者以聘禮聘君用圭聘夫人以璋則知於天子及后亦然也其子男既朝王用璧朝后宜用琮以璧琮相對故也鄭注小行人云其上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其玉大小各如其命數知者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其享玉皆以璧享君以琮享夫人明相朝禮亦當然子男相享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故鄭注小行人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是也

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及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是也

注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行○正義曰案玉藻云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踵謂足後跟也謂將行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蹜蹜如也言舉足狹數蹜蹜蹜如也玉藻又云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鄭注云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注鄭曰至庭實○正義曰云享獻也者釋詁文也云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者案覲禮侯氏既見王乃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鄭玄云四當為三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物非一國所能有唯國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

內金亦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鄭玄覲禮之注所言出於彼也諸侯相朝聘其禮亦然案聘禮賓裼奉束帛加璧享記曰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小行人職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鄭注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是也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覜聘亦如之是用圭璧有庭實也注既享乃以私禮見○正義曰案

聘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注云覿見也卿將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是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注孔曰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為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為飾衣似衣齊服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為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為飾衣紅紫不以為褻服注王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注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緇衣羔裘素衣

麑裘黄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注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私家裘長主温短右袂便作事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注孔曰今之被也狐貉之厚以居注鄭曰在家以接賓客去喪無所不佩注孔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帷裳必殺之注王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羔裘玄冠不以弔注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吉月必朝服而朝注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齊必有明衣布注孔曰以布為沐浴衣音義紺古暗反緅莊

由反考工記云五入曰緅字林云帛青色子句反緣悅絹反齊側皆反下同本又作齋似衣衣之衣於既反下不衣同褻息列反絺勑之反細葛綌去逆反麤葛緇側基反麑米倪反麛子也袂面世反稱尺證反便婢面反長一之長直亮反貉戶各反去起呂反注同佩字或從王旁非帷位悲反殺色界反注同

疏 正義曰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禮也君子不以紺緅飾者君子謂孔子也紺玄色緅淺絳色飾者領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為飾衣似衣齊服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為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為飾衣紅紫不以為褻服者紅南方間色紫北方間色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以其紅紫二色皆不正故不以為褻服褻服尚不用則正服無所施可知也但言紅紫則五方間色皆不用也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者袗單也絺綌葛也精曰絺麤曰綌暑則單服必加尚表衣然後出之為其形褻故也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者凡祭服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

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羔裘黑羊裘也故用緇衣以裼之麑裘鹿子皮以為裘也故用素衣以裼之狐裘黄故用黄衣以裼之褻裘長短右袂者此裘私家所著之裘也長之者主温也袂是裘之袖短右袂者便作事也必有寝衣長一身有半者今之被也狐貉之厚以居者謂在家接賓客之裘也居家主温故厚為之去喪無所不佩佩者去除也居喪無飾故不佩除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帷裳必殺之者殺謂殺縫凡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羔裘玄冠不以弔者凶主素吉主玄故羔裘玄冠不以弔喪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者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言每朔日必服皮弁之服以朝於君也齊必有明衣布者將祭而齊則必沐浴浴竟而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明衣以布為之故曰齊必有明衣布也注孔

曰至飾衣○正義曰云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者案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云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又曰緇衣羔裘爾雅曰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䞓三染謂之纁詩云緇衣之宜兮玄謂此同色耳染布帛者染人掌之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今孔氏云一入曰緅者未知出何書又云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則似讀緅爲縓案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黃之色卑於纁縓纁之類明外除故曰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云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者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是紺爲青赤色也故爲齊服盛色若以爲領袖緣飾則似衣齊服也注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正義曰謂中衣外裘其色皆相稱也此經云緇衣羔裘者謂朝服也知者案玉藻云諸

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是朝衣色玄玄即緇色之小別此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下文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為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玄冠相配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其素衣麑裘則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皆然故鄭玄注此云素衣麑裘視朔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故聘禮云裼降立注引玉藻云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又引此云素衣麛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則裼衣或絞或素不定也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絞耳其黃衣狐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摉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

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知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此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也是此三者之服中衣與外裘其色皆相稱也注孔曰至佩也○正義曰云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者案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是非居喪

則備佩此所宜佩也注王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正義曰謂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在下之裳其制正幅如帷名曰帷裳則無殺縫其餘服之裳則亦有殺縫故深衣之制要在縫半下縫齊倍要喪服之制裳內削幅注云削猶殺也注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正義曰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注哀素言哀痛無飾凡物無飾曰素又禮祭服皆玄衣服是喪主素吉主玄也注孔曰至弁服○正義曰云吉月月朔也者以詩云二月初吉周禮云正月之吉皆謂朔日故知此吉月謂朔日也云朝服皮弁服者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注云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

齊必變食注孔曰改常饌居必遷坐注孔曰易常處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注孔曰饐餲臭味變魚餒而肉敗不食注魚敗曰餒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注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不時不食注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注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注孔曰撤去也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不多食注孔曰不過飽祭於公不宿肉

注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頒賜不留神惠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注鄭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注孔曰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音義齊本或作齋同側皆反下及注同坐如字范甯才臥反處昌慮反食不之食音嗣飯也厭於豔反下同膾古外反又作鱠饐於冀反字林云飯傷熱濕也央莅央冀二反餲烏邁反一音遏字林乙例反餒奴罪反說文云魚敗曰餒本又作鮾字書同飪而甚反朝夕如字食氣如字說文作既云小食也量音亮沽音姑買也去起呂反下同疏食之食音嗣又如字瓜古華反魯讀瓜為必今從古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齊祭飲食居處之

事也齊必變食者謂將欲接事鬼神宜自潔淨故改其常饌也居必遷坐者謂改易常處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者食飯也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飯與膾所尚精細也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者饐餲臭味變也魚敗曰餒言飯之氣味變及魚肉敗壞皆不食之色惡不食臭惡不食者謂飯食及肉顏色香臭變惡者皆不食之失飪不食者謂饌失生熟之節也不時不食者謂非朝夕日中時也割不正不食者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臑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不得其醬不食者謂魚膾非得芥醬則不食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者氣小食也言有肉雖多食之不可使過食氣也唯酒無量不及亂者唯人飲酒無有限量但不得多以至困亂也沽酒市脯不食者沽買也酒不自作未必精潔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故不食也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者因脯而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左傳曰馬牛皆百匹玉藻云大夫

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不撤薑食者撤去也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也不多食者不可過飽也自此已上皆蒙齊文凡言不食者皆為不利人亦齊者孔子所慎齊必嚴敬若必食之或致困病則失嚴敬心故不食也其凡常不必然祭於公不宿肉者謂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頒賜不留神恵經宿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者謂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慢鬼神之餘也食不語寢不言者自言曰言答述曰語方食不可語語則口中可憎寢息宜靜故不言也雖疏食菜羮瓜祭必齊如也者祭謂祭先齊嚴敬貌言疏食也菜羮也瓜也三物雖薄將食祭先之時亦必嚴敬注孔曰饐餲臭味變○正義曰釋器云食饐謂之餲郭璞云飯饖臭說文云饖飯傷熱也蒼頡篇云食臭敗也字林云饐飯傷熱濕也注魚敗曰餒○正義曰釋器云肉謂之敗魚謂之餒郭璞云敗臭壞也餒肉爛也注孔曰至必敬○正義曰云三物雖薄祭之必敬者祭謂祭

先也案玉藻云唯水漿不祭又云瓜祭上環知此三者雖薄亦祭先也若祭之亦必齊敬也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注孔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疏正義曰此明坐席及飲酒之禮也凡為席之禮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如此之類是禮之正也若不正則孔子不坐也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則從而後出也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注孔曰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音義儺乃多反魯讀為獻今從古作才故反疫

音疏正義曰此明孔子存室神之禮也儺索室驅逐疫役鬼也恐驚先祖故孔子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鬼神依人庶其依已而安也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注孔曰拜送使者敬也音義使所吏反疏正義曰此記孔子遺人之禮也問猶遺也謂因事而問之恐有物表其意故曲禮云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此孔子凡以物問遺人於他邦者必再拜而送其使者所以示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注包曰饋孔子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注孔曰未知其故故不敢嘗禮也音義饋其愧反拜而受之一本

或無而疏正義曰此明孔子受饋之禮也魯卿季康子
之二字疏饋孔子藥孔子拜而受之凡受人饋遺可食
之物必先嘗而謝之孔子未達其藥之故
不敢先嘗故曰丘未達不敢嘗亦其禮也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鄭曰重人賤畜退朝
自君之朝來歸音義廐久又反夫子家廐也王弼曰公
廐也焚扶云反曰傷人乎絶句一
讀至不字絶疏正義曰此明孔子重人賤畜也廐焚謂
句畜許又反孔子家廐被火也孔子罷朝退歸承告
而問曰廐焚之時得無傷人乎不問傷馬與否
是其重人賤畜之意不問馬一句記者之言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注孔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
頒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注孔曰薦其先祖君賜生必

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注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為君嘗食然音義腥音星說文字林拉作胜云不孰也生魯讀生為牲今從古飯扶晚反注同為于偽反疏正義曰此明孔子受君賜食及侍食之禮也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者謂君以熟食賜已必正席而坐先品嘗之敬君之惠也君賜必多不可留君之惠既嘗當以頒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者謂君賜已生肉必烹熟而薦其先祖榮君賜也熟食不薦者褻也君賜生必畜之者謂君賜已牲之未殺者必畜養之以待祭祀之用也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者謂君召已共食時也於君祭時則先飯矣若為君嘗食然注鄭曰至食然○正義曰云於君祭則先飯矣者曲禮云主人延客祭注云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君子不忘本者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

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

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也故不祭而先飯若為君甞食然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注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不敢不衣朝服見君音義首手又反注同紳音申　疏正義曰此明孔子有疾君牖由久反衣於既反來視之時也拖加也紳大帶也病者常居北牖下為君來視則暫時遷鄉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以病臥不能衣朝服及大帶又不敢不衣朝服見君故但加朝服於身又加大帶於上是禮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注鄭曰急趨君命行出而車駕隨

之疏正義曰此明孔子急趨君命也俟猶待也謂君命召己不待駕車而即行出車當駕而隨之也

入大廟每事問音義大音泰疏正義曰此明孔子因助祭入大廟廟中禮儀祭器雖知之猶每事復問慎之至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注孔曰重朋友之恩無所歸言無親昵音義殯必刃反昵女力反疏正義曰此明孔子重朋友之恩也言朋友若死更無親昵可歸孔子則曰於我殯與之為喪主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注孔曰不拜者有通財之義疏正義曰此言孔子輕財重祭之禮也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其饋遺之物雖是車馬非祭肉不拜

謝之言其祭肉則拜之尊神惠也

寢不尸注包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居不容注孔曰為室家之敬難久音義為于偽反疏正義曰此言孔子寢息居家之禮也尸死人也言人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孔子則當欹屈也其居家之時則不為容儀為室家之敬難久當和舒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注孔曰狎者素親狎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注周曰褻謂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注孔曰凶服送死之衣物負版者

持邦國之圖籍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注孔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迅雷風烈必變注鄭曰敬天之怒風疾雷為烈音義齊音資衰七雷反狎户甲反冕鄭本作弁數色角反迅音信又音峻疏正義曰此一節言孔子見所哀恤及敬重之事為之變容也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者狎謂素相親狎言見衣齊衰喪服者雖素親狎亦必為變容此即哀有喪也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者冕大夫冠也瞽盲也褻謂數相見也言孔子見大夫與盲者雖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此即尊在位恤不成人也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者凶服送死之衣物也負版者是持邦國之圖籍者也式者車上之横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馮式遂以式為敬名言孔子乘車之時見送死之衣物見持邦國之圖籍者皆馮式而敬之也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者作起也謂人設盛饌

待已已必改容而起敬主人之親饋也迅雷風烈必變者迅急疾也風疾雷為烈此陰陽氣激為天之怒故孔子必變容以敬之也注孔曰狎者素親狎○正義曰案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曲禮云賢者狎而敬之狎是相褻慢相習貫之名也故為素相親狎也注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正義曰案周禮小宰職曰聽閭里以版圖注云版是戶籍圖地圖也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司書職曰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圖籍相將之物故知負版者是持邦國之圖籍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注周曰必正立執綏所以為安車中不內顧注包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輢轂不疾言不親指音義顧音故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也輢於倚反又居綺

反轂古木反　疏正義曰此記孔子乘車之禮也升車必正立執綏者綏者挽以上車之索也言孔子升車之時必正立執綏所以為安也車中不內顧者顧謂迴視也言孔子在車中不鄉內迴顧掩人之私也不疾言不親指者亦謂在車中時也疾急也以車中既高故不疾言不親有所指皆為惑人也注包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輢轂○正義曰衡軛是轅端橫木駕馬領者輿人注云較兩輢上出式者則輢轂俱在車之兩傍言孔子在車中前視則不過衡軛之前傍視則不過輢轂之後案曲禮云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注云五平視也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案車輪一周為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八尺又六寸為一尺八寸總一規為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九十九尺六尺為步總為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此注云前視不過衡軛者禮言中人之制此記聖人之行故前視但不過衡軛

耳

色斯舉矣注馬曰見顔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集注周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疏正義曰此言孔子審去就也謂孔子所處見顔色不善則於斯舉動而去之將所依就則必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此翔而後集一句以飛鳥喻也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注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作起也音義梁音良鄭云孔子山行見雉食梁粟也共本又作供九用反又音恭注同三息暫反又如字嗅許又反注同疏正義

曰此記孔子感物而歎也梁橋也共具也嗅謂鼻歆其氣作起也孔子行於山梁見雌雉飲啄得其所歎曰此山梁雌雉得其時哉而人不得其時也子路失指以爲夫子云時哉者言是時物也故取而共具之孔子以非已本意義不苟食又不可逆子路之情故但三嗅其氣而起也



論語注疏卷十

論語注疏卷十考證

入公門章行不履閾注閾門限○臣宗楷按爾雅云柣謂之閾郭璞孫炎注云閾謂門限謂内外之限約也今俗謂之地柣

没階趨進○臣宗楷按釋文此句無進字蔡節集説曰疑即退字葢趨而退至外朝也義亦通

執圭章私覿注既享乃以私禮見疏案聘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陸堦經世驪珠曰

考郊特牲云朝覲大夫私覿非禮也為人臣者無外交也蓋從君朝則不敢私覿恐其貳君也因使而見非特來也則有私禮之見然亦以嚮將公事已致其敬此更再見君以自申其敬耳若語錄所言聘使亦有私禮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恐未必然

君子不以紺緅飾章黃衣狐裘注疏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又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

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陸埈經世驪珠曰考郊特牲大蜡皮弁素服而祭又曰黃衣黃冠息田夫注云息民之祭用黃衣也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注云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五祀之服也然則郊特牲既云皮弁素服而祭蜡矣又云黃衣黃冠而祭以息田夫是蜡祭之後始爲息民之祭息民是臘先祖五祀故謂之臘祭黃衣衹爲臘祭之服無疑再月令云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割牲於公社又云

臘先祖五祀夫祈與臘異皮弁素服而祭祈來年于天宗者蜡祭也黄衣黄冠而祭臘先祖五祀者臘祭也蜡以息老臘以息民逈不同耳自鄭元注月令臘先祖五祀乃云即周禮所謂蜡也遂以黄衣狐裘統為大蜡息民之祭服豈知蜡臘祭服固不同哉

齊必變食章沽酒疏沽買也○陸堦經世驪珠曰鄭元注酒正云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孔穎達疏云功沽謂善惡是酒之善者為功酒之惡者為沽也

或曰酒以久為貴周禮昔酒取其久也一宿曰宿再宿曰沽沽酒是再宿之酒耳義亦通

雖疏食菜羹瓜祭疏疏食也菜羹也瓜也三物雖薄必祭○臣宗萬按玉藻云瓜祭上環此為的據

廄焚章疏孔子家廄被火也王弼曰公廄也○臣宗楷按雜記云廄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孔穎達疏云乃夫子之私廄也故於退朝而不問若曰公廄則路馬亦重矣問人之後獨不可問馬乎一說不字絕句

讀作否謂先問人而後問焉也

論語注疏卷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注疏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沈立銘

論語注疏卷十一

魏何晏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疏

先進第十一音義凡二十三章　疏正義曰前篇論夫子在鄉黨聖人之行也此篇

論弟子賢人之行聖賢相次亦其宜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注孔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用之

則吾從先進注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音義先進包云謂仕也鄭云謂學也輩必內反中丁仲反近附近之近疏正義曰此章孔子評其弟子之中仕進先後之輩也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者先進謂先輩仕進之人準於禮樂不能因世損益而有古風故曰朴野之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者後進謂後輩仕進之人也準於禮樂能因時損益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故曰君子之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者言如其用之以為治則吾從先輩朴野之人夫子之意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也注孔曰至人也○正義曰云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者下章言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謂不及仕進之門則此謂不從於陳蔡得仕進者也蓋先進者當襄昭之世後進者當定哀之世云禮樂因世損益者為政篇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

知也又周初則禮樂盛周衰則禮樂壞是禮樂因世損益也云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者言禮樂隨世盛衰後進與時消息皆中當於時故為君子也云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者言先輩仕進之人比今則猶尚淳素故云斯野人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注鄭曰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音義從才用反注同疏正義曰此章孔子閔弟子之失所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音義行下孟反鄭云以合前章皇別為一章疏正義

曰此章因前章言弟子失所不及仕進遂舉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鄭氏以合前章皇氏别為一章言若任用德行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四人若用其言語辯說以為行人使適四方則有宰我子貢二人若治理政事決斷不疑則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然夫子門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唯舉十人者但言其翹楚者耳或時在陳言之唯舉從者其不從者雖有才德亦言不及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注孔曰助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發起增益於已音義說音悅解音蟹疏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賢也助益也說解也凡解資問荅以相發起若與子夏論詩子曰起予者商也如此是有益於已也今回也非增益於已者也以其於吾之所言皆默而識之無所不解言回聞言即解無所發起增益於

已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注陳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音義間間厠之間注同疏正義曰此章歎美閔子騫之孝行也昆兄也間謂非毀間厠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南容三復白圭注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音義三息暫反又如字玷丁簟反又丁念反磨音摩

妻七細反 疏正義曰此章美南容慎言也復覆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知其賢故以其兄之女子妻之此即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弟子各記所聞故又載之注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〇正義曰此大雅抑篇刺厲王之詩也毛傳云玷缺也箋云斯此也玉之缺尚可磨鑢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意言教令尤須謹慎白玉為圭圭有損缺猶尚可更磨鑢而平若此政教言語之有缺失則遂往而不可改為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特宜慎之是詩人戒其慎言南容之心亦欲慎言故三覆讀此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音義好呼報反 疏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好學也季康

子魯執政大夫故言氏稱對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以哀公遷怒貳過故因答以諫之康子無之故不云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注孔曰路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注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音義顏路回父也名由字季路車音居椁古廓反

疏正義曰此并下三章記顏淵死時孔子之語也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者路顏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

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者此舉親踈也言淵才鯉不才雖異亦各言其子則同我子鯉也死時但有棺以家貧而無椁吾不賣車以作椁今女子死安得賣我車以作椁乎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者此言不可賣車作椁之由徒行步行也以吾為大夫不可步行故也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者謙辭也注孔曰至辭也○正義曰云鯉孔子之子伯魚也者世家文也云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者案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受齊女樂不聽政三日孔子遂適衛歷至宋鄭陳蔡晉楚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以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三今案顔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顔回卒時孔子年六十一方在陳蔡矣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則鯉也死時孔子蓋年七十左右皆非在大夫位時而此注云時為大夫未知有何所據也杜預曰嘗為大夫而去故言後

也據其年則顏回先伯魚卒而此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又似伯魚先死者王肅家語注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或以為假設之辭也徒猶空也謂無車空行也是步行謂之徒行故左傳襄元年敗鄭徒兵於洧上杜注云徒兵步兵也

顏淵死子曰噫注包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天喪予注天喪予者若喪已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音義噫於其反痛傷之聲喪如字亡也 舊息浪反下及注同 疏正義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者孔子痛惜顏淵死言若天喪已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顏淵死子哭之慟注馬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曰

有慟乎注孔曰不自知己之悲哀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音義慟徒送反馬云過哀鄭云變動容貌從才用反夫音符下章夫人同為于偽反疏正義曰子哭之慟者慟過哀也言夫子哭顔淵其悲哀過甚從者曰子慟矣者從者衆弟子見夫子哀過故告曰子慟矣曰有慟乎者時夫子不自知己之悲哀過故答曰有慟乎邪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者因弟子言已悲哀過甚遂說已之過哀亦當於理非失也夫人謂顔淵言不於顔淵哭之為慟而更於誰人為慟乎

顔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注禮貧富有宜顔淵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注馬

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非其厚葬故云耳疏正義曰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者門人顏淵之弟子以其師有賢行故欲豐厚其禮以葬之也子曰不可者禮貧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故不聽之曰不可也門人厚葬之者初咨孔子孔子不聽門人故違孔子而卒厚葬之也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者此下孔子非其厚葬之語也言回也師事於已視已猶如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者言回自有父存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之故曰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者言厚葬之事非我所為夫門人二三子為之也非其厚葬故云耳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注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

不荅音義焉於虔反語魚據反疏正義曰此章明孔子不道無益之語也子路問事鬼神者對則天曰神人曰鬼散則雖人亦曰神故下文獨以鬼荅之子路問承事神其理何如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者言生人尚未能事之況死者之鬼神安能事之乎曰敢問死者子路又曰敢問人之若死其事何如曰未知生焉知死者孔子言女尚未知生時之事則安知死後乎皆所以抑止子路也以鬼神及死事難明又語之無益故不荅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注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强之貌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注孔曰不得以壽終音義閔魚巾反行胡浪反剛貌或戶郎反

侃苦旦反樂音洛注同壽音授 疏 正義曰此章孔子喜四弟子任其直性也閔子侍側誾誾如也者卑在尊側曰侍誾誾中正之貌如也者言其貌如此也子路行行如也者行行剛強之貌冉有子貢侃侃如也者侃侃和樂之貌子樂者以四子各盡其自然之性故喜樂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者然猶焉也言子路以剛必不得其以壽終焉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注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注王曰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音義仍魯讀仍為仁今從古貫古亂

反事也藏名之藏才浪反中丁仲反注同疏正義曰此章重於勞民也魯人為長府者藏財貨曰府長其藏名也為作也言魯人新改作之也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作者子騫見魯人勞民改作長府而為此辭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亦可矣何必乃復更改作也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孔子聞子騫之言而善之也夫人謂子騫言夫此人其唯不言則已若其發言必有中於理此言何必改作是中理之言也善其不欲勞民故以為中注鄭曰至事也○正義曰云長府藏名者言魯藏財貨之府名長府也云藏財貨曰府者布帛曰財金玉曰貨周禮天官有大府為王治藏之長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藏在內者外府主泉藏在外者是藏財貨曰府府猶聚也言財貨之所聚也仍因貫事皆釋詁文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注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

頌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注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爲賤子路故復解之音義解音蟹復扶又反疏正義曰此章言子路之才學分限也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者由子路名奚何也子路性剛鼓瑟不合雅頌故孔子非之云由之鼓瑟何爲於丘之門乎所以抑其剛也門人不敬子路者門人不解孔子之意謂孔子言爲賤子路故不敬之也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者以門人不解故孔子復解之言子路之學識深淺譬如自外入内得其門者入室爲深顏淵是也升堂次之子路是也今子路既升我堂矣但未入於室耳豈可不敬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注孔曰

言俱不得中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注愈猶勝也音義中丁仲反愈以主反愈與之與音餘疏正義曰此章明子張子夏才性優劣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者師子張名商子夏名孰誰也子貢問孔子曰子張與子夏二人誰爲賢才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者孔子荅言子張所爲過當而不已子夏則不及而止言俱不得中也曰然則師愈與者愈猶勝也子貢未明夫子之旨以爲師也過則是賢才過於子夏故復問曰然則子張勝於子夏與與爲疑辭子曰過猶不及者子貢不解故復解之曰過當猶如不及俱不中理也

季氏富於周公注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注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注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音義為之之為于偽反又如字注同稅如銳反疏正義曰此章夫子責冉求重賦稅也季氏富於周公者季氏魯臣諸侯之卿也周公天子之宰卿士魯其後也孔子之時季氏專執魯政盡征其民其君蠶食深宮賦稅皆非已有故季氏富於周公也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者時冉求為季氏家宰又為之急賦稅聚斂財物而陪附助益季氏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者小子門人也冉求亦夫子門徒當尚仁義今為季氏聚斂害於仁義故夫子責之曰非我門徒也使其門人鳴鼓以聲其罪而攻責之可也注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正義曰何休云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杜預注左傳曰卿士王之執政者也

柴也愚注弟子高柴字子羔愚愚直之愚參也魯注孔
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師也辟注馬曰子張才過人失
在邪辟文過由也喭注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子曰
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注言
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
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
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
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

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
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
心也音義柴仕佳巢諧二反羔音高左傳作子羔家語作子高禮記作子臯三字不同鈍徒頓反辟匹亦反邪邪似嗟反喭五旦反行下孟反子曰回也其庶乎貮分為別章今所不取空力從反殖市力反億於力反度也中丁仲反數音朔匱其位反樂音洛度待洛反又徒洛反數子之數色主反下同疏正義曰此章孔
子歷評六弟子之德行中失也柴也愚者高柴性愚直
也參也魯者曾參性遲鈍也師也辟者子張才過人失
在邪辟文過也由也喭者子路之行失於畔喭也子曰
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者此
蓋孔子美顏回所以勵賜也其說有二一云屢數也空
匱也億度也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貧窶而樂在其

中是美回也賜不受命唯貨財是殖若億度是非則數中言此所以勉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言孔子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故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有顔回懷道深遠若不虛心不能知道也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有此二累亦所以不虛心也注弟子高柴字子羔○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少孔子三十歲左傳亦作子羔家語作子高禮記作子臯三字不同其實一也注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正義曰舊注作吸喭字書吸喭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彊常吸喭失於禮容也今本吸作畔王弼云剛猛也注言回至心也○正義曰云言回庶幾聖道者易下繫辭云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是回庶慕幾微之聖道云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者即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是也云賜不受教命者言不受夫子禮教之命云惟財貨是殖者言唯務使

貨財生殖蓄息也云億度是非者言又用心億度人事之是非也云蓋美回所以勵賜也者言孔子之意美顏回貧而樂道所以勸勵子貢言女既富矣又能億則屢中何得不受教命乎云一曰以下者何晏又爲一說也云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者言孔子以聖人庶幾之善道並教六子也云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内有此害者言聖人不倦並教誨之而猶尚不能至於知幾微善道者以其各自内有愚魯辟喭之病害故也云其於庶幾每能虛中唯回者言唯顏回每能虛其中心知於庶幾之道也云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者此解虛中之由由其至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也云子貢雖無數子之病者謂無愚魯辟喭之病也然亦不知道者謂亦如四子不知聖道也云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者此解子貢不知道由於有此二累也雖不窮理而幸中釋經億則屢中言雖不窮理盡性但億度之幸中其言也左傳定十

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哀七年以邾子益來是其屢中也雖非天命而偶富釋經不受命而貨殖也言致富之道當由天命與之爵祿今子貢不因天命爵祿而能自致富故曰偶富言有億度之勞富有經營之累以此二事何暇虛心以知道故云亦所以不虛心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注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注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

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音義迹本亦作跡子亦反與音餘行下孟反遠于萬反

疏正義曰此章論善人所行之道也子張問善人之道者問行何道可謂善人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孔子答其善人之道也踐循也迹已行舊事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當自立功立事也而善人好謙亦少能創業故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室也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者此亦善人之道也故同為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也論篤是與者篤厚也謂口無擇言所論說皆重厚是善人與君子者乎者言身無鄙行之君子亦是善人乎色莊者乎者言能顏色莊嚴使小人畏威者亦是善人乎孔子謙不正言故云與乎以疑之也注論篤至小人〇正義曰云口無擇言者孝經文也所言皆善故無可擇也云身無鄙行者所行並美無鄙惡也云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者周易遯卦象辭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注包曰賑窮救乏之事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注孔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注孔曰惑其問同而答異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注鄭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疏正義曰此章論施予之禮并孔子問同答異之意也子路問聞斯行諸者諸之也子路問於孔子曰若聞人窮乏當賑救之事於斯即得行之乎子

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者言當先白父兄不得自專也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者此問與子路同而所答異也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者赤公西華名也見其問同而答異故疑惑而問於孔子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者此孔子言其答異之意也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故答異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注孔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注包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仁者必有勇也子畏於匡顏淵後者言孔子畏於匡時與顏回相失既免而回在後方至也子曰吾以女為死矣者孔子謂顏淵曰吾以女為致死與匡人鬬也子在回何敢

死者言夫子若陷於危難則回必致死今夫子在已則無所敢死言不敢致死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注孔曰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注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注孔曰言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注孔曰問為臣皆當從君所欲邪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注孔曰言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為大逆音義與臣

之與音餘下者與同弒音試

疏正義曰此章明為臣事君之道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者季子然季氏之子弟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於夫子曰仲由冉求才能為政可以謂之大臣與疑而未定故云與也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者此孔子抑其自多也曾則也吾以子為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多大乎言所問小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此孔子更為子然陳說大臣之體也言所可謂之大臣者以正道事君君若不用己道則當退止也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者既陳大臣之體乃言二子非大臣也具備也今二子臣於季氏季氏不道而不能匡救又不退止唯可謂備臣數而已不可謂之大臣也曰然則從之者與者子然既聞孔子言二子非大臣故又問曰然則二子為臣皆當從君所欲耶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者孔子更為說二子之行言二子雖從其主若其主弒父與君為此大逆亦不與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注包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爲賊害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注孔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注孔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音義費悲位反夫音符下同惡烏路反應應對之應正義曰此章勉人學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者子路臣季氏故任舉子羔使爲季氏費邑宰也子曰賊夫人之子者賊害也夫人之子指子羔也孔子之意以爲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必累其身所以爲賊害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者子路辯答孔子言費邑有民人焉而治之有社稷之神焉而事之治民

事神於是而習之是亦學也何必須讀書然後乃謂為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言人所以憎惡夫佞者祇為口才捷給文過飾非故也今子路以口給應遂己非而不知窮己是故致人惡夫佞者也

子路曾皙注孔曰皙曾參父名點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注孔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居則曰不吾知也注孔曰女常居云人不知已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注孔曰如有用女者則何以為治子路率爾而對注率爾先三人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注包曰攝迫

也迫於大國之間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注方義方夫子哂之注馬曰哂笑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注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注孔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注鄭曰我非自言能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祀

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覜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
諸侯日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點爾何如鼓瑟希
注孔曰思所以對故音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
子者之撰注孔曰置瑟起對撰具也爲政之具鏗者投
瑟之聲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注孔曰各言己志
於義無傷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注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
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注周曰善點獨知時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注包曰為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注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

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注孔曰赤謙言小相耳誰能為大相音義晳星歷反史記云曾蒧字晳坐才卧反又如字長丁丈反毋音無以鄭本作已難乃旦反治直吏反三悉薦反乘繩證反饑音機鄭本作飢同饉其靳反比必利反下同方何云方義方也鄭云方禮法也哂詩忍反曰音越相息亮反注及下同見賢遍反覜吐弔反本或作見衣於既反下同冠古亂反下及注同朝直遙反鏗苦耕反投琴聲本今作瑟聲舍音捨撰士免反具也鄭作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莫音暮本亦作暮浴音欲沂魚依反水名也雩音于歸如字鄭本作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為歸今從古單音丹袷古洽反喟起愧反又苦恠反夫音符也與之與音餘宗廟會同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非諸侯而何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疏正義曰此章孔子乘閒四弟子侍坐因使各言其志以觀其器能也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

坐者時孔子坐四子侍側亦皆坐也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者孔子將發問先以此言誘掖之也言女等侍吾以吾年長於女謙而少言故云一日今我問女女等毋以吾長而憚難其對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者此問辭也言女常居則云已有才能人不我知設如有人知女將欲用之則女將何以為治子路率爾而對者子路性剛故率爾先三人而對也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者此子路所志也千乘之國公侯之大國也攝迫也穀不熟為饑蔬不熟為饉方義方也言若有公侯之國迫於大國之間又加之以師旅侵伐復因之以饑饉民困而由也治之比至三年以來可使其民有勇敢且知義方也夫子哂之者哂笑也夫子笑之也求爾何如者子路既對三子無言故孔子復歷問之冉求爾志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

君子者此冉求之志也俟待也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治此小國比至三年以來使足民衣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此謙辭也赤爾何如者又問公西華也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者此赤也之志也曰言也我非自言能之願學為焉宗廟祭祀之事如有諸侯會同及諸侯衣玄端冠章甫日視朝之時已願為其小相君之禮焉點爾何如者又問曾晳也鼓瑟希者時曾晳方鼓瑟承師之問思所以對故音希也鏗爾舍瑟而作者作起也舍置也鏗投瑟聲也思得其對故置瑟起對投置其瑟而聲鏗然也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者撰具也未敢言其志先對此辭言己之所志異乎三子者所陳為政之具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者孔子見曾晳持謙難其對故以此言誘之曰於義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欲令任其所志而言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

雩詠而歸者此曾點所志也莫春季春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與二十以上冠者五六人十九以下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者喟然歎之貌夫子聞其樂道故喟然而歎曰吾與點之志善其獨知時而不求為政也三子者出曾晳後者子路冉有公西華三子先出曾晳後猶侍坐於夫子也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者曾晳在後問於夫子曰夫三子者適各言其志其言是非何如也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者言三子亦各言其所志而已無他別是非也曰夫子何哂由也者曾晳又問夫子曰既三子各言其志何獨笑仲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者此夫子為說哂之意言為國以禮禮貴謙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亦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者此夫子又言不哂其子路欲為諸侯之事故

舉二子所言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其言讓故不笑之徒笑其子路不讓耳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者此夫子又言公西華之才堪爲大相今赤謙言小相耳若赤也爲之小相更誰能爲大相注孔曰晳曾參父名點○正義曰史記弟子傳曰曾蔵音點字晳是也注方義方○正義曰義宜也方道也言能教之使知合宜之道也左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注鄭曰至之禮○正義曰云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者謂禴祠烝嘗及追享朝享禘祫之類皆是也云諸侯時見曰會殷覜曰同者周禮春官大宗伯職文但彼作殷見此作殷覜覜即見也鄭玄注云此禮以諸侯見王爲文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始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是也云端玄端也衣玄端冠

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者其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案王制云周人玄衣而養老注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彼云玄衣即此玄端也若以素爲裳即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此注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爲裳中士以黄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爲朝服也云小相謂相君之禮者案周禮秋官司儀職云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又曰凡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注云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是相謂相君之禮也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此云願爲小

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注包曰至之下○正義曰云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者意在取其朋友十餘人耳云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者杜預云魯城南自有沂水此是也夫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雩者祈雨之祭名左傳曰龍見而雩是也鄭玄曰雩者吁也吁嗟而請雨也杜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春官女巫職曰旱暵則舞雩因謂其處爲舞雩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可以休息故云風涼於舞雩之下也注周曰善點獨知時○正義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生值亂時而君不用三子不能相時志在爲政唯曾皙獨能知時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論語注疏卷十一

論語注疏卷十一考證

孝哉閔子騫章○纂疏云孝哉閔子騫即援當日稱述之言非屬夫子贊詞

閔子侍側章子樂○臣宗楷按漢書班固幽通賦注作子曰或當時古本如是輔廣深然其說似于義較長

子路曾晳章異乎三子者之撰疏所陳爲政之具也○纂疏輔廣曰猶言三子所具陳者此說較顯

願爲小相焉注謂相君之禮疏周禮秋官司儀職云掌

九儀之賔客擯相之禮○臣宗楷按聘禮及玉藻小相固指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言然本文統承上宗廟會同會同有相宗廟亦必有相如詩所云奉璋峩峩及濟濟蹌蹌其相者不一下至工祝亦皆是也

論語注疏卷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注疏卷十二

魏何晏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疏

顔淵第十二音義凡二十四章　疏正義曰此篇論仁政明達君臣父子辨惑折獄君子文爲皆聖賢之格言仕進之階路故次先進也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注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注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爲仁由己而由人乎

哉注孔曰行善在己不在人也顏淵曰請問其目注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注鄭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注王曰敬事此語必行之

疏正義曰此幷下二章皆明仁也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者克約也己身也復反也言能約身反禮則爲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者言人君若能一日行克己復禮則天下皆歸此仁德之君也一日猶見歸況終身行仁乎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者言行善由己豈由他人乎哉言不在人也顏淵曰請問其目者淵意知其爲仁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也曲禮曰

視瞻毋回立視五巂式視馬尾之類是禮也非此則勿視曲禮云毋側聽側聽則非禮也言無非禮則口無擇言也動無非禮則身無擇行也四者皆所以為仁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者此顔淵預謝師言也言回雖不敏達請敬事此語必行之也注馬曰克己約身○正義曰此注克訓為約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為仁也復反也言情為嗜慾所逼已離禮而更歸復之今刋定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謂能勝去嗜慾反復於禮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注孔曰為仁之道莫尚乎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注包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仲弓曰雍

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疏正義曰此章明仁在敬恕也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此言爲仁之道莫尚乎敬也大賓公侯之賓也大祭禘郊之屬也人之出門失於倨傲故戒之出門如見公侯之賓使民失於驕易故戒之如承奉禘郊之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此言仁者必恕也已所不欲無施之於人以他人亦不欲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者言既敬且恕若在邦爲諸侯必無人怨在家爲卿大夫亦無怨也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者亦承謝之語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注孔曰訒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犂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注孔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音

義訒音刃孔云難也鄭云不忍言也字或作仞犂力兮反史記作[illegible]並云字牛

疏正義曰此章言仁之難也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者訒難也言仁道至大非但行之難也其言之亦難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者牛意嫌孔子所言未盡其理故復問曰祇此其言也訒便謂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者此孔子又為牛說言訒之意行仁既難言仁亦不得不難注孔曰至馬犂○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司馬耕字子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是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注孔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注包曰

疚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音義魋徒回反疚久又反夫音符疏正義曰此章明君子也司馬牛問君子者問於孔子言君子之行何如也子曰君子不憂不懼者言君子之人不憂愁不恐懼時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也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者亦意少其言故復問之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者此孔子更為牛説不憂懼之理疚病也自省無罪惡則無可憂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注鄭曰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我為無兄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

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注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疏正義曰此章言人當任命友賢也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者亡無也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故牛常憂而告人曰他人皆有兄弟若桓魋死亡之後我爲獨無兄弟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者子夏見牛憂無兄弟以此言解之也商子夏名謙故云商聞之矣示非妄謬也言人死生短長則有所稟之命財富位貴則在天之所予君子但當敬慎而無過失與人結交恭謹而有禮能此疏惡而友賢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四海之內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之為兄弟也君子何須憂患於無兄弟也注鄭曰至無日○正義曰云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者案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

及魋先謀公公如之召皇司馬子仲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魋遂入於曹以叛民叛之而奔衛遂奔齊是其行惡死亡之事也桓氏即向魋也又謂之桓司馬即此桓魋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注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内實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注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音義浸子鴆反譖側鴆反膚方于反愬蘇路反疏正義曰此章論人之明德子張問明者問於孔子何如可謂之明德也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者此答為

明也夫水之浸潤漸以壞物皮膚受塵漸成垢穢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皮膚受塵亦漸以成之使人不覺知也若能辨其情僞使譖愬之言不行可謂明德也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者言人若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可謂高遠矣人莫能及之也注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正義曰愬亦譖也變其文耳皮膚受塵垢穢其外不能入內也以喻譖毀之語但在外萋斐構成其過惡非其人內實有罪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注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音義去起呂反下同

於斯三者一讀而去於斯為絕句 疏 正義曰此章貴信也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者此答為政之事也足食則人知禮節足兵則不軌畏威民信之則服命從化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者子貢復問曰若不獲已而除去於此三者之中何者為先曰去兵者孔子答言先去兵以兵者凶器民之殘也財用之蠹也故先去之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者子貢復問設若事不獲已須要去之於此食與信二者之中先去何者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者孔子答言二者之中先去食夫食者人命所須去之則人死而去食不去信者言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國不可失信失信則國不立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注鄭曰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注鄭曰惜乎夫子之説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注孔曰皮去毛曰鞟虎豹與犬羊别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别虎豹與犬羊邪音義棘紀力反駟音四鞟苦郭反孔云皮去毛曰鞟鄭云革也去起呂反别彼列反疏正義曰此章貴尚文章也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者衛大夫棘子成言曰君子之人淳質而已則可矣何用文章乃爲君子意疾時多文華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説君子也駟不及舌者夫子指子成也子貢聞子成言君子不以文爲其言過謬故歎曰可惜乎棘子成之説君子也過言一出於舌駟馬追之不及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者此子貢舉喻言文章不可去

也皮去毛曰鞟言君子野人異者質文不同故也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若文猶質質猶文使文質同者則君子與鄙夫何以別乎如虎豹之皮去其毛文以爲之鞟與犬羊之鞟同處何以別虎豹與犬羊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注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注孔曰二謂什二而稅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注孔曰孰誰也音義饑居其反鄭本作飢盍胡臘反徹直列反稅舒銳反疏正義曰此章明稅法也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者魯君哀公問於孔子弟子有若曰年穀不熟

國用不足如之何使國用得足也有若對曰盍徹乎者盍猶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有若意譏哀公重斂故對曰既國用不足何不依通法而稅取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者二謂什二而稅哀公不覺其譏故又曰什而稅二吾之國用猶尙不足如之何其依徹法什而稅一乎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者孰誰也哀公既言重斂之實故有若又對以盍徹足用之理言若依通法而稅則百姓家給人足百姓既足上命有求則供故曰君誰與不足也今君重斂民則困窮上命所須無以供給故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也注鄭曰至通法○正義曰云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者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比於桀蠻貉無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穀梁傳亦云古者什一而藉孟

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云皆什一也書傳云十一者多矣故杜預云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内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税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此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内税二猶尚不足則從宣公之後遂以十二為常故曰初税初税十二自宣公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税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内所共多故賦税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此鄭玄云什一而税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内亦什一也孟子又曰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漢書食貨志取彼意而

爲之文云井田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諸儒多用彼爲義如彼所言則一家别一百一十畝是爲十外税一也鄭玄詩箋云井税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税一其意異於漢書不以志爲説也又孟子對滕文公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注引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内之法則鄭玄以爲諸侯郊外郊内其法不同郊内什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爲二十而税二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言郊内郊外相通其率爲十税一也杜預直云十取其一則又異於鄭唯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趙岐不解夏五十殷七十之意蓋古者人多田少一夫唯得五十七十畝耳五十而貢貢五畝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取於此鄭注考工記云周制畿内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注孔曰辨别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注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注包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注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音義惑本亦作或别彼列反惡烏路反注同祇音支行下孟反疏正義曰此章言人當有常德也子張問崇德辨惑者崇充也辨别也言欲充盛道德祛别疑惑何爲而可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者主親也徙遷也言人有忠信者則親友之

見義事則遷意而從之此所以充盛其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者言人心愛惡當須有常若人有順已已即愛之便欲其生此人忽逆於已已即惡之則願其死一欲生之一欲死之用心無常是惑也既能別此是惑則當袪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此詩小雅我行其野篇文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足以致富適足以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人之惑也注鄭曰至非之○正義曰案詩刺淫昏之俗不思舊姻而求新昏也彼誠作成鄭箋云女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此引詩斷章故不與本義同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注孔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

子故以對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注孔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

疏正義曰此章明治國之政也齊景公問政於孔子者齊君景公問為國之政於夫子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言政者正也若君不失君道乃至子不失子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後國家正也當此之時陳恒為齊大夫以制齊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孔子以此對之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者諸之也景公聞孔子之言而信服之故歎曰善哉信如夫子之言而今齊國君不君以至子不子雖有其粟吾得而食之乎言將見危亡必不得食之也注陳氏果滅齊○正義曰史記田完世家完卒諡為敬仲仲生穉孟夷夷生湣孟莊莊生文子須無文子生桓子無宇桓子生武子啓及僖子

乞乞卒子常代之是爲田成子成子弑簡公專齊政成子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大公和和遷齊康公於海上和立爲齊侯和孫威王稱王四世而秦滅之是陳氏滅齊也世家云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左傳終始稱陳則田必非敬仲所改未知何時改耳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注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

子路無宿諾注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音義片如字鄭云半也折之舌反魯讀折爲制今從古與音餘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爲別章

疏正義曰此章言子路有明斷篤信之德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者片猶偏也折猶決斷也凡

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決斷獄訟者唯子路可故云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者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或分此别為一章今合之

注聽訟至路可○正義曰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者周禮秋官大司寇職云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者造至也劑今券書也使訟者兩至獄者各齎券書既兩至兩券書乃治之不至及不券書則是自服不直者也故知聽訟必須兩辭方定是非偏信一言則是非難決唯子路才性明辨能聽偏言決斷獄訟故云唯子路可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注包曰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注王曰化之在前疏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已至誠也言聽斷獄訟之時備兩造吾亦猶如常人無以異也言與常人同必也在前以道化之使無爭訟乃善注王曰化之在前○正義曰案周易訟卦象曰天

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王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在於謀始謀始在於作制契之不明訟之所以生也物有其分職不相濫爭何由興訟之所以起契之過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責於人是化之在前也又案大學云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鄭注云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然則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是夫子辭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是記者釋夫子無訟之事意與此注及王弼不同未知誰是故具載之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注王曰言為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音義倦其卷反

亦作卷懈古賣反　疏正義曰此章言為政之道若居之於身無懈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注鄭曰弗畔不違道音義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夫音符　疏正義曰此章及注與雍也篇同當是弟子各記所聞故重載之或本亦有作君子博學於文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於人嘉善而矜不能又復仁恕故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也小人則嫉賢樂禍而成人之惡不成人之美故曰反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

敢不正注鄭曰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音義帥所類反又所律反字從巾同訓並與率同疏正義曰此章言為政在乎脩己對曰政者正也者言政教者在於齊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言康子為魯上卿諸臣之帥也若己能每事以正則己下之臣民誰敢不正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注孔曰欲多情慾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音義慾音欲又羊住反本今作欲好呼報反疏正義曰此章言民從上化也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者時魯多盜賊康子患之問於孔子欲以謀去也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者孔子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苟誠也誠如子之不貪欲則民亦不竊盜非但不為假令賞之民亦知恥而不竊也今

多盜賊者正由子之貪欲故耳注孔曰至所好○正義曰云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者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注云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注孔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注孔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音義焉於虔反仆蒲北反疏正義曰此章言爲政不須刑殺

但在上自正則民化之也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者就成也康子之意欲多殺止姦以成為有道也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者言子為政安用刑殺也子欲善而民善矣者言子若為善則民亦化之為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者此為康子設譬也偃仆也在上君子為政之德若風在下小人從化之德如草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化民以正無不從者亦欲令康子先自正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注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注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

觀顔色知其所欲其志慮常欲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注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注馬曰此言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注馬曰佞人黨多音義夫音符下同好呼報反下遐嫁反注同而行之行下孟反疏正義曰此章論士行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者士有德之稱問士行何如可謂通達也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者夫子復問子張何者是汝意所謂達者欲使試言之也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者聞謂有名譽使人聞之也言士有德行在邦臣於諸侯必有名聞在家臣於卿大夫亦必有名聞言士之所在皆有名譽意謂此爲達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者言汝所陳正是名聞之士非是
通達之士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
下人者此孔子又說達士之行也質正也爲性正直所
好義事察人言語觀人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
下人言常有謙退之志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者以其
謙退故所在通達也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
疑者此言佞人色則假取仁者之色而行則違之安居
其僞而不自疑也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者言佞人黨多
妄相稱譽故所在皆有名聞也注馬曰謙尊而光卑而
不可踰○正義曰此周易謙卦彖辭也言尊者有謙而
更光明盛大卑者有謙而不可踰
越引證士有謙德則所在必達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注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
故下可遊焉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注孔曰慝惡也脩

治也治惡為善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注孔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音義從才用反壇徒丹反墠音善慝吐得反與音餘疏正義曰此章言脩身之事也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者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弟子樊遲隨從孔子遊於其下也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者脩治也慝惡也此樊遲因從行而問孔子曰敢問欲充盛其德治惡為善祛別疑惑何為而可也子曰善哉問者其問皆脩身之要故善之先事後得非崇德與者言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是崇德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者攻治也言治其已過無治人之過是治惡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者言君子忿則思難若人有犯已一朝忿之不思其難則忘身也辱其

身則羞其親故曰以及其親也非惑與言是惑也注壇

墠〇正義曰封土爲壇除地爲墠言雩壇在所除地中

故連言

壇墠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注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

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

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

夏曰富哉言乎注孔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

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注孔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臯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音義問知之知音智下問知同錯或作措同七故反下同枉紆枉反邪似嗟反鄉許亮反又作鄉同見賢遍反選息戀反又息轉反下同陶音遙遠如字又于萬反下同疏正義曰此章明仁知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者言汎愛濟衆是仁道也問知子曰知人者言知人賢才而舉之是知也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者樊遲未曉達知人之意故孔子復解之言舉正直之人而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故曰能使枉者直也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者樊遲雖聞舉直錯枉之語猶自未喻故復問子夏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者子夏聞言即解故歎美之曰富盛哉此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

矣者此子夏為樊遲說舉直錯枉之事也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用皐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是其能使邪枉者亦化爲直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注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道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音義告古毒反道導也毋音無疏正義曰此章論友也言盡其忠以是非告之又以善道導之若不從已則止而不告不導也毋得彊告導之以自取困辱焉以其必言之或時見辱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注孔曰友以文德合以友輔仁注孔曰友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音義磋七何反道如

字疏正義曰此章亦論友言君子之人以文德會合朋友朋友有相切磋琢磨之道所以輔成巳之仁德也

論語注疏卷十二

論語注疏卷十三

魏何晏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疏

子路第十三音義凡三十章　疏正義曰此篇論善人君子為邦教民仁政孝弟中行常德皆治國脩身之要大意與前篇相類且回也入室由也升堂故以為次也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注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注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

可音義勞孔如字鄭力報反說音悅倦其卷反　疏正義曰此章言政先德澤也子曰先之勞之者言爲德政者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可以政役之事勞之則民從其令也請益者子路嫌其少故更請益之曰無倦者夫子言行此上事無倦怠則可也注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正義曰此周易兑卦彖辭文也言先以說豫撫民然後使之從事則民皆竭力忘其勞苦也引之以證先之勞之之義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注王曰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注孔曰女所不知者人將自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音義焉於虔反舍如字置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政在舉賢也仲弓爲季氏宰問政者冉雍爲季氏家宰而問政於夫子也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者有司屬吏也言爲政當先委任屬吏各有所司而後責其成事赦放小過寛則得衆也舉用賢才使官得其人野無遺逸是政之善也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者仲弓聞使舉賢意言賢才難可偏知故復問曰安知賢才而得舉用之也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者舍置也諸之也夫子教之曰但舉女之所知女所不知人將自舉之其肯置之而不舉乎既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注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注馬曰正百事之名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注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

言遠於事子曰野哉由也注孔曰野猶不達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注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注孔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注王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音義 迂音于包云遠也鄭本作于狂也中丁仲反下同濫力暫反錯七故反本又作措 疏 正義曰此章論政在正名也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者奚何也案世家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故子路問之曰往將何以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者言將先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者迂猶遠也子路言豈有若是哉夫子之言遠於事也何其正名乎子曰野哉由也者野猶不達也夫子見子路言迂故曰不達理哉此仲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者此責子路不知正名之義而便言迂遠也言君子於其所不知蓋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便謂之迂遠不亦野哉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者此孔子更陳正名之理也夫事以順成名由言舉名若不正則言

不順序言不順序則政事不成政事不成則君不安於上風不移於下是禮樂不興行也禮樂不行則有淫刑濫罰故不中也刑罰枉濫民則蹐地局天動罹刑網故無所錯其手足也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者此又言正名之事非爲苟且也君子名此事必使可明言言此事必使可遵行君子於其所言無苟且若名之不可言言之不可行是苟且而言也注孔曰至濫罰○正義曰云禮以安上樂以移風者孝經廣要道章文言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風俗移易先入樂聲變隨人心正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可以移風易俗也云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者禮運云禮者所以治政安君也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又樂記曰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故禮樂二者不行則刑罰淫濫而不中也注王曰至遵行○正義曰云

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者若禮人名不以國以國則廢名是不可明言也云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者緇衣曰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熊氏云君子賢人可行不可言作凡人法若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不可言說以為法是不可遵行也是以可明言可遵行而後君子名言之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注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注孔曰情情實也言民化於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

焉用稼注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繦音義稼音嫁圃布古反又音布好呼報反下同應應對之應夫音符

疏正義曰此章言禮義忠信為治民之要樊遲請學稼者樹五穀曰稼弟子樊須請於夫子學播種之法欲以教民也子曰吾不如老農者孔子恐其不學禮義而學稼種故拒之曰稼種之事吾不如久老之農夫也請學為圃者樹菜蔬曰圃樊遲又請於夫子學樹蓺菜蔬之法曰吾不如老圃者亦拒其請也言樹蓺菜蔬之法吾不如久老為圃者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者樊遲既請而出夫子與諸弟子言曰小人哉此樊須也謂其不學禮義而學農圃故曰小人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者孔子遂言禮義與信可以教民也禮毋不敬故上好行禮則民化之莫敢不敬也人聞義則服故上好行義

則民莫敢不服也以信待物物亦以實應之故上若好信則民莫不用其情情猶情實也言民於上各以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者此又言夫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化民如是則四方之民感化自來皆以襁器背負其子而至矣何用學稼以教民乎注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正義曰樹者種植之名五穀者黍稷麻麥豆也周禮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也周禮太宰職云園圃毓草木注云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然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蔬即菜也鄭云周禮注云百草根實可食者釋文云蔬不熟為饉郭璞曰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為蔬注負者以器曰襁○正義曰博物志云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

多亦奚以為注專猶獨也音義使所吏反疏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才學貴於適用若多學而不能用則如不學也誦謂諷誦周禮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詩有國風雅頌凡三百五篇皆言天子諸侯之政也古者使適四方有會同之事皆賦詩以見意今有人能諷誦詩文三百篇之多若授之以政使居位治民而不能通達使於四方不能獨對諷誦雖多亦何以為言無所益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注令教令也疏正義曰此章言為政者當以身先也言上之人其身若正不在教令民自觀化而行之其身若不正雖教令滋章民亦不從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注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

封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疏正義曰此章孔子評論魯衛二國之政相似如周公康叔之為兄弟也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注王曰荆與蘧瑗史鰌並為君子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音義蘧其居反瑗于眷反鰌音秋完音桓疏正義曰此章孔子稱謂衛公子荆有君子之德也善居室者言居家理也始有曰苟合矣者家始富有不言已才能所致但曰苟且聚合也少有曰苟完矣者又少有增多但曰苟且完全矣富有曰苟美矣者富有大備但曰苟且有此富美耳終無泰侈之心也注王曰荆與蘧瑗史鰌並為

君子○正義曰案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遂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是與蘧瑗史鰌並為君子也

子適衛冉有僕注孔曰孔子之衛冉有御子曰庶矣哉注孔曰庶衆也言衛人衆多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疏正義曰此章言治民之法也子適衛冉有僕者適之也孔子之衛冉有為僕以御車也子曰庶矣哉者庶衆也至衛境見衛人衆多故孔子歎美之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者言民既衆多復何加益也曰富之者孔子言當施舍薄斂使之衣食足也曰既富矣又何加焉者冉有言民既饒足復何加益之曰教之者孔子言當教以義方使知禮節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注孔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音義期音基注同疏正義曰此章孔子自言為政之道也苟誠也期月周月也謂周一年十二月也孔子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滿三年乃有成功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注王曰勝殘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注孔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音義勝音升注同疏正義曰此章言善人君子治國至於百年以來亦可以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刑殺而不用矣誠哉是言者古有此言孔子信之

故曰誠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注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音義王于況反又如字注同疏正義曰三十年曰世此章言如有受天命而王天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疏正義曰此章言政者正也欲正他人在先正其身也苟誠也誠能自正其身則於從政乎何有言不難也若自不能正其身則雖令不從如正人何言必不能正人也

冉子退朝注周曰謂罷朝於魯君子曰何晏也對曰有

政注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子曰其事也注馬曰事者凡行常事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注馬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音義朝直遥反周生烈云君之朝 鄭云季氏朝晏於諫反與音預 疏正義曰此章明政事之別也冉子退朝者時冉有臣於季氏朝廷曰退謂罷朝於魯君也子曰何晏也者晏晚也孔子訝其退朝晚故問之對曰有政者冉子言有所改更匡正之政故退晚也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者孔子言女之所謂政者但凡行常事耳設如有大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也注周曰謂罷朝於魯君正義曰周氏以為夫子云雖不吾以吾其與聞皆論君朝之事故云罷朝於魯君鄭玄以冉有臣於季氏故以

朝為季氏之朝少義云朝廷曰退謂於朝廷之中若欲散還則稱曰退以近君為進還私遠君為退朝此退朝謂罷朝也注馬曰事者凡行常事○正義曰案昭二十五年左傳曰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預曰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杜意據此文時冉子仕於季氏稱季氏有政孔子謂之為事是在君為政在臣為事也何晏曰為仲尼稱孝友是亦為政明其政事通言但隨事大小異其名耳故不同鄭杜之說而取周馬之言以朝為魯君之朝以事為君之凡行常事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注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幾近也有近一言可以興國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

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注孔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注孔曰言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注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音義易以豉反喪息浪反樂音洛注同疏正義曰此章言為君之道也定

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者魯君定公問於孔子為君之道有一言善而可以興其國有之乎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幾近也孔子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故云言不可以若是有近一言可以興國者故云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者此孔子稱其近興國之一言也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人君知此為君難此則可近也曰一言而喪邦有諸者定公又問曰人君一言不善而致亡國有之乎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亦言有近一言可以亡國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者此舉近亡國之一言也言我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者此孔子又評其理言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亡國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音義葉舒涉反說音悅 疏正義曰此

章楚葉縣尹問為政之法於孔子也子曰當施

惠於近者使之喜說則遠者當慕化而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注鄭曰舊說云莒父魯下邑子曰

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注

孔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大則

大事不成音義莒居呂反父音甫注同 疏正義曰此章弟子子夏

為魯下邑莒父之宰問

為政之法於夫子也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者言事有

程期無欲速成當成大體無見小利也欲速則不達見

小利則大事不成者此又言其欲速見小利害政之意

若事不可以速成者而欲其速則其事不達矣務見小

利而行之則妨大政故大事不成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注孔曰直躬直身而行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注周曰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音義語魚據反躬孔云躬身也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攘如羊反有因而盜曰攘為于偽反下同疏正義曰此章明為直之理也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躬身也言吾鄉黨中有直身而行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者此所直行之事也有因而盜曰攘言因羊來入已家父即取之而子言於失羊之主證父之盜葉公以此子為直行而誇於孔子也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者孔子言此以拒葉

公也言吾黨之直者異於此證父之直也子苟有過父為隱之則慈也父苟有過子為隱之則孝也孝慈則忠忠則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則典禮亦爾而葉公以證父為直者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此言毀訾儒教抗衡中國夫子答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豪喪其誇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注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疏正義曰此章明仁者之行也弟子樊遲問仁於孔子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者言凡人居處多放恣執事則懈惰與人交則不盡忠唯仁者居處恭謹執事敬慎忠以與人也此恭敬及

忠雖之適夷狄無禮義之處亦不可棄而不行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注孔曰有恥者有所不為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注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果敢為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注鄭曰噫心不平之聲筲竹器容斗二升

算數也音義使所吏反弟亦作悌同大計反行下孟反注同硜苦耕反噫於其反筲所交反竹器容斗二升算悉亂反本或作筭數色主反疏正義曰此章明士行也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者士有德之稱故子貢問於孔子曰其行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者此答士之高行也言行己之道若有不善恥而不為為臣奉命出使能遭時制宜不辱君命有此二行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者子貢復問士之為行次於此二者云何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者此孔子復為言其士行之次也宗族同宗族屬也善事父母為孝宗族內親見其孝而稱之善事長上為弟鄉黨差遠見其弟而稱之也曰敢問其次者子貢又問更有何行可次於此也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者孔子又為言其次也若人不能信以行義而言必執信行不能相時度宜所欲行者必果敢為之硜硜然者小人之

貌也言此二行雖非君子所為乃硜硜然小人耳抑語辭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也曰今之從政者何如者

子貢復問今之從政之士其行何如也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者噫心不平之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孔子見時從政者皆無士行唯小器耳故心不平之而曰噫今斗筲小器之人何足數也言不足數故不述其行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注包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注包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為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恒一音義狷音絹疏正義

曰此章孔子疾時人不純一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者中也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既不得中行之人而與之同處必也得狂狷之人可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者此說狂狷之行也狂者進取於善道知進而不知退狷者守節無為應進而退也二者俱不得中而性恒一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恒一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注孔曰南人南國之人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善夫注包曰善南人之言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注孔曰此易恒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子曰不占而已矣注鄭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恒之人易所不占音義醫於其反夫音符

疏正義曰此章病性行無恒之人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者南人南國之人也巫主接神除邪醫主療病南國之人嘗有言曰人而性行無恒不可以為巫醫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也善夫者孔子善南人之言有徵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此易恒卦之辭孔子引之言德無恒則羞辱承之也子曰不占而已者孔子既引易文又言夫易所以占吉凶無恒之人易所不占也注孔曰至承之○正義曰云此易恒卦之辭者謂此經所言是易恒卦九三爻辭也王弼云處三陽之中居下體之上處上體之下上不全尊下不全卑中不在體體在乎恒而分無所定無恒者也德行無恒自相違錯不可致詰故或承之羞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注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利故曰

不和音義嗜常志反疏正義曰此章別君子小人志行不同之事也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注孔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音義好呼報反惡烏路反下及注同惡人惡著之惡並如字疏正義曰此章別好惡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者言有一人為一鄉之所愛好此人何如可謂善人乎子曰未可也者言未可為善或一鄉皆惡此人與之同黨故為衆所稱是以未可鄉人皆惡之何如者此子貢又問夫子既鄉人皆好未可為善若鄉人衆共憎

惡此人何如可謂善人乎子曰未可也者言亦未可為善或一鄉皆善此人獨惡故為衆所嫉是以未可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者孔子既皆不可其問自為說其善人也言鄉之善人善之惡人惡之真善人也注孔曰至惡著○正義曰言鄉人皆好之是善善不明鄉人皆惡之是惡惡不著若鄉人之善者善之惡者惡之則是善善分明惡惡顯著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注孔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注孔曰度才而官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音義易以豉反下同說音悦下同度徒洛反疏正義曰此章論君子

小人不同之事也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者言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不受妄說故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者此覆明難說易事之理言君子有正德若人說已不以道而妄說則不喜說也是以難說度人才器而官之不責備故易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者小人反君子故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者此覆明易說難事之理以小人為人說媚雖不以道而妄說之亦喜說故易說也及其使人也責備於一人焉故難事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注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疏正義曰此章論君子小人禮貌不同之事也君子自縱泰似驕而實不驕小人實自驕矜而强自拘忌不能寛泰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注王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有斯四者近於仁音義毅魚既反訥奴忽反樸普剝反鈍徒頓反疏正義曰此章言有此四者之性行近於仁道也仁者靜剛無欲亦靜故剛近仁也仁者必有勇毅者果敢故毅近仁也仁者不尚華飾木者質樸故木近仁也仁者其言也訒訥者遲鈍故訥近仁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注馬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音義偲音絲本又作偲怡以之反疏正義曰此章明士行也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者問士之行何如也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

矣者此答士行也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者此覆明其所施也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朋友以道義切磋琢磨故施於朋友也怡怡和順之貌兄弟天倫當相友恭故怡怡施於兄弟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注包曰即就也戎兵也言攻戰疏正義曰此章言善人為政之法也善人謂君子也即就也戎兵也言君子為政教民至於七年使民知禮義與信亦可以就兵戎攻戰之事也言七年者夫子以意言之耳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注馬曰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疏正義曰此章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致破敗是謂棄之若棄擲也

論語注疏卷十三